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六十六回 爭鼠牙雀角起微嫌 解鶴綬貂蟬歸故里

話說梁明來至蘭姑房外，站在簾前，聽裡面吩咐。蘭姑道：「將才上海來信，大少奶奶於本月中旬生了一位小少爺。老爺太太十分歡喜，又不放心大少奶奶身體可否健旺，欲打發個的實人到上海走遭。太太說即叫你去，所有外間各事，叫別人暫行帶著罷。這裡十兩銀子，給你做路費，猶有書函禮物等件，俟晚間預備齊了，你再來領去，好明兒一早動身，限你來去十五個日子。老爺還吩咐，你的姪兒阿瑤，人還老實，將他提進來管理那邊園子。每月月費，照內執事的家丁一樣開發。叫他今夜就將鋪蓋，搬到園子裡上宿去。這是老爺的恩典，調劑他當此內差，比他在外邊跟你吃碗閒飯，好多著呢。只要各事謹慎，老爺仍可提拔他。最要緊是眾位太太家的丫頭，每早到園內摘花，卻不許他與那些丫頭們饒嘴饒舌的。若犯了這個因由，不獨立時攆逐，仍要送官重處，那連你都不好看。你下去須切實的知照他一番。」梁明連聲應答，見蘭姑沒有話說，方退了下來。便將阿瑤叫至，告訴他上頭派了園子裡執事。原來這阿瑤，是梁明的胞姪，幼無父母，跟著梁明過活。梁明在浙江管田，即叫他下鄉催取租籽。後來梁明調到府中為外總管，也將他帶來。求了小儒，暫叫他隨著梁明習學，如果勤謹，再派他差使。阿瑤今年十八歲，雖是鄉間人，卻長得姣好如女兒相似。且又天性伶俐，見景生情。小儒倒很歡喜他，有心要提拔他當名內差，生恐他外貌雖佳，心內胡塗，所以叫他跟著梁明習學規矩，已有了半年有餘。小儒見他各事沒聲沒氣的做活，每日不過打掃前廳，及園子裡覽餘閣等處地方。或有時上來伺候著送茶送水，從未見他和高呼大叫一聲。因晚間小儒與方夫人商議，叫梁明到寶徵任上去，即想到阿瑤身上，又值管園的家丁患病出去，不如提上他補這一缺。便說知蘭姑，在內執事眾家丁內，添上阿瑤名字。

梁明回到外面，收拾預備起身，即喚進阿瑤來，告訴他「蒙老爺恩典，派你管理園子。從今你有了執事，又有了月費，須要各事當心，不可偷懶，辜負老爺的提拔」。又將蘭姑吩咐的話，一一吩咐了阿瑤。阿瑤聽說，也喜歡非常。即去檢點行李物件，好晚間搬到園子裡住宿。早有眾家丁得了信，忙過來與阿瑤道喜。又聞梁明出差上海，便大眾公分備了一席；請他叔姪不提。

蘭姑打發了梁明動身，即往方夫人房內來閒話了一會，仍轉自己房中，將內外應支應放的款目，以及眾僕婦丫頭的月費，每人所執的差使，逐件看了一遍。該緊該緩的，各分了次序，看畢收過一旁。便叫媚奴道：「如今太太派我當家，即添了許多事件，你也要當心些。不比平時吃飽了飯，就引著哥兒到各處玩耍。以前太太經理，是新姨娘做副手，現在你也可以替我分分勞。再則太太又派了新姨娘幫我，怕我諸事不諳。我倒巴不得有這麼個人幫襯，我亦可少煩些心呢！你們切不可存了意見，與他房內雙喜爭高爭下的。要知同是辦的府中的事，有什麼彼此可分？大凡人家主子們不和，都因下人各分疆界的原故。那怕外面回事的人，都去回他，不來理我；可知他也要來與我商量的，他都不能獨斷獨行。我今兒預先的對你說明白了，別要將來鬧出些不打緊的閒情。一則惹人笑話，二則太太面上也不好看。同是太太委派的人，能說誰好誰不好呢？倒叫太太心內作氣，說我們不識抬舉，好意將家事交給你們，你們反爭競起來，塞我的嘴。嗣後你只要當心做我體己的事，一概閒是閒非，你都不要去管。好在有我調排，好歹都不干你的事。」

媚奴聽了，口雖答應，心裡很為不服道：「可笑老爺太太，既委了我家奶奶當家，又委紅雯幫理做什麼？若說怕奶奶不諳，好些大不了的事，不過每月給發應用的款目，與我們同伙的月費。這都是些呆事，我一個人也會做的。最氣不過是紅雯那騷貨，自從老爺收了房，他即大模大樣裝出主子的面孔。我們去叫他，只鼻子裡哼這麼一下；別見他娘的鬼罷，兩個月頭裡也與我們一般的人。現今太太抬舉他，給老爺收了房，亦不是做了什麼皇封誥命。我家奶奶雖也是位姨娘，卻非他可比。原是好好書香人家的姑娘，底止既不低，目下又生了哥兒，請了誥封，太太以下即要推我家奶奶了。奶奶向來謙和，不肯得罪人，叫他聲妹妹，是瞧著老爺太太的面子。可惡他也一時半刻的叫奶奶聲姐姐，他是什麼人？竟敢放肆，同奶奶並肩稱呼。我若是奶奶，久經給他個沒臉了。奶奶今兒又吩咐我，不許同他房內雙喜爭論高下。別的事我都聽著奶奶，惟有這一節，我卻難尊命。紅雯那騷貨，如好好的尊敬奶奶，遇事都來商議，自然他是太太派來幫理家務的，一切應當過問，我也不去計較。他若自命熟手，各事擅自辦理，把我家奶奶不放在眼裡，那我可不依的。不過即時攆逐出去，也沒甚希罕，我都要將那騷貨惡惡的羞辱一場。至於雙喜，更不必交代，我比他早來這府中多著呢！初來的時候，太太還叫我們替他梳頭纏腳，雙喜趕著我們叫姨娘猶不理他呢！此刻才派在紅雯房裡當大丫頭的，他如果也仗人勢的要占我們的強，那可怪不著我，一刻都不能容耐他的。先打了他，隨後再回太太，拚著不吃這府內的飯，他也不能安身。只要他們別碰到我手裡，是他們的造化。」

不說媚奴暗地想定主意。轉眼已六月中旬，梁明早由上海回來，見小儒銷差，又代寶徵，姑蘭請了安，在懷內取出寶徵的稟啟呈上。恰好蘭姑等人均在堂前，小儒接過，高聲念著與眾人聽，函內無非請問父母的安好，敘說自己任所的政事民情，隨後又說到姑蘭身體甚健，新生之子乳名取做滬生，言其在滬濱所生。函尾又代姑蘭請眾位夫人的安，並知小儒新納了紅雯，亦問了好。又送紅雯兩色針線，以作賀禮。

紅雯在旁聞說喜形於色，暗想道：「若少奶奶這樣做人，方算週到。本來他待人甚好，從不托大。」便上前笑向方夫人道：「怎麼少奶奶賞起我針線來，我又沒有東西去孝敬他。信後還問著我，叫我怎生當受得起呢！」寶珍見紅雯揚揚得意，不由肚皮裡好笑，便笑道：「大嫂子也曉得姨娘是父親的紅人，寄這兩色針線來，亦是趨奉姨娘的意思。所謂未去朝天子，先來謁相公。」紅雯聽了，紅著臉道：「姑娘又來給人開心了，我算什麼，也配得上趨奉麼？」說罷，拿著針線，轉身回房。寶珍原是取笑的話，見紅雯訕訕而去，好生沒趣；待要借話發作他兩句，想了想又恐有傷老父之心，只得忍了下去，賭氣到洛珠那邊，閒話去了。

方夫人見紅雯如此奚落女兒，心內大不受用。小儒雖然目擊情形，竟難以插口。既不便吆喝寵妾，又不便說女兒不好。執著書信，呆呆的出神。蘭姑見方夫人臉上現出不悅之色，忙用話岔開道：「梁明這麼大熱天，在路上行走，也很辛苦了。求老爺太太賞他十日八日的假，讓他歇息著，再仍舊當差。」小儒道：「使得，爽性給他半月假期，接著秋涼再上來當差罷。」梁明上來，叩謝了小儒等人，方側身退下。小儒袖了書函，亦向前廳而去。

方夫人對蘭姑道：「你到轟姨奶奶那邊去，問聲上年他家哥兒戴的九獅戲球的帽子，倒別緻得有趣，去問他怎生做著的，你暇時做一頂，寄與滬生兒戴去。」蘭姑答應了，即到洛珠房內。寶珍見蘭姑進來，便一把扯他坐下，細說將才的原故道：「你看可氣不可氣，而今這賤人很有身分了。我若不是耐事的，與他一般見識，恨不得要給他兩個巴掌。」蘭姑笑道：「罷喲！那樣人還計憎他什麼？不是我說，姑娘何等身分，他也配得上說話麼！故而折得七顛八倒的起來。」蘭姑幾句話，連洛珠都被他引了笑起來道：「你沒有來，我即勸姑娘好半會了。他究竟出身微賤，好容易爬到高枝兒上去，不知怎麼才好呢！我看他斷不敢有意挺撞姑娘，後來想起陪禮還來不及呢！」

蘭姑笑道：「你別調斷了腸子罷，一陣鬼話，把我正經事都鬧忘了。太太愛你家哥兒上午戴的，那九獅戲球的帽子，要與你剪紙樣去，偷閒做一頂給滬生去戴。」洛珠道：「我因人家都戴著哥兒帽子，便翻改出個九獅戲球，是隨手剪做的，那裡來的樣子。你現在派了當家差使，怎有閒工夫去做那個玩意兒。俟天氣涼爽，我也要做頂給蕙貞去戴，你去對太太說，不嫌我手腳慢，明兒順手給滬生做一頂罷，強如你巴巴的做這一頂帽子。」蘭姑即向洛珠深深萬福道：「你若肯代我做，真正好的很了。改日我備樣時新佳餚請你，又算代你澆手。」

三人正在說笑，方夫人打發小丫頭來請他們，說太太在馮太太房內，因外面送進來的上好孝陵衛瓜，請小姐、奶奶同去吃呢。寶珍聞說，即與蘭姑往小黛後進來。

且說紅雯回到房內，將針線在桌上一摔道：「我也不希罕這兩件東西，反引得人家譏笑我。難不成我就不配大少奶奶送我針線

麼？而今都力霸為王了，是人是鬼都要學著刻薄人。」雙喜笑著道：「非是我丫頭亂說，奶奶也太好多心了。雖然小姐說錯，還要瞧著太太面子。」紅雯睜著兩眼道：「太太便怎麼？俗說重孫有理告太公。他女兒當著人眾譏笑我，給我沒趣，我亦會當著人給他釘子吃。若畏首畏尾的，我尚忌不了許多。這邊怕人說，那邊怕人怪，將來我還想在這府裡出頭麼？」

雙喜正待再說，忽見外面的家丁執著一張單子進來。雙喜忙迎出房外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家丁道：「我適才回奶奶的話去，媚奴姑娘說奶奶到王太太那邊去了。偏生這一宗支款，外面立等著開發，特地來請姨奶奶的示。請你姑娘將這單子送上去，姨奶奶瞧著就知道了。」雙喜接過單子，轉身入內送與紅雯。

紅雯在房裡早聽得明白，取過單子看了看，是請支本月的月費，——陳府的規矩，向例都在月半前後支放，——末了又開著一款，眾男女僱工夏季的犒勞。原來府中除卻外執事家丁，及太太們貼身大小丫鬟，尚有十數名僱工。外邊男的專於搬抬打掃，內裡女的專於漿洗縫紉與粗重事件。這些僱工都僱的是附近鄉間的人。二交夏季，即要告假回家做農工生活。府中夏季分外事多，又不能沒人，即定下例，願去者聽其自便，不願去者鄉間要另僱別人代做生活，這一分工價，府中酌給若干，賞與本人。此乃陳府中格外體恤人情的意思。到了六月中旬，那去不去的已有定見，便可發給這項款目。

紅雯看畢，冷笑道：「幸而那邊奶奶不在屋裡，我也拾得一件事來辦。你們不見我屋門外，青草都生了麼？可見你們都是慣伏上水，最勢利的人。雙喜去對他說，叫他將單子存下，待我核算，停刻來領這一宗銀子。」雙喜掀簾走出，對來人說明。那家丁亦聽見紅雯在內發話，應了聲是，把舌頭一伸，脖子一縮，掉轉身一溜煙飛跑了。

紅雯即叫雙喜將算盤取過，核對了兩遍，珠數相符，共該一百有零銀兩。吩咐雙喜道：「你到奶奶那邊兌一百二十兩銀子來，若問你什麼用處？你說姨奶奶知照來兌的，少停送賬過來。奶奶不在屋裡，即叫媚奴兌給你。再說立等要用的，不可遲誤。你若改了我半個字去說，我知道了，仔細你的皮肉。」雙喜咕噥著，摔開簾子，走出道：「我改你的話做什麼？你若叫我殺人，我也殺去，好在有你抵擋呢！」說著，便一逕來至蘭姑房內。相巧蘭姑猶未回來，媚奴在窗前坐著，整理針線匣子。見雙喜走進，忙起身讓坐。

雙喜哭喪的喉嚨道：「你快兌一百二十兩銀子與我，不要遲誤了，帶累我的皮肉吃苦。」媚奴聽了，全然摸不著頭緒，不禁「撲嗤」的笑了一聲道：「你這蹄子屁多分瘋了，無故的同我要起銀子來。怎麼我不兌銀子，你的皮肉又要吃苦，我竟不懂你說的那一搭兒的話。」雙喜仰著臉，喊道：「我和你要銀子做什麼，我真正瘋了？是姨奶奶叫我來要的，他這麼吩咐我，我即這麼告訴你，我知道他要做什麼呢？你除非去問他，才得明白。」

媚奴聽說，方知是紅雯叫他來的，斷非無因而至。又聽他說的不清不白，便沉下臉道：「你還是和我說笑，還是當真？你家主子叫你這般來說，若是我說笑，你又十分著急。若是姨奶奶叫你來說的，沒說奶奶不在屋裡，我不能專主，即是奶奶在屋裡，也沒見不說出款目來單要銀子，怎麼好上賬呢？可不是笑話麼！你說叫我去問他才得明白，倒是煩你問明白了他，再來兌銀子。」說罷，仍坐下來那未完的針線，不去招睬他。

雙喜被媚奴搶白得紅透耳根，回身即走道：「你不發銀子，干我甚事？何苦給嘴臉我瞧。我就問明了再來，看你可發不發？」便回到紅雯房內，將媚奴的話，逐細說了。紅雯不由的大怒，罵道：「媚奴小女娼婦，他也瞧不起我麼？以為他家奶奶當了家，連他都長了身分。我要銀子，自有我的用處，難道要報細數給他聽麼？好大面孔的小娼婦，我倒要親自問他去。」雙喜道：「姨奶奶別要去罷。媚奴那張嘴，比刀猶快。我們當丫頭的，被他數說幾句，不值什麼。若姨奶奶去也被他數說了，那才犯不著呢！」

紅雯被雙喜兩句話挑得滿腔火發，站起身望著雙喜，啐了一口道：「呸！沒中用的該死東西，我怕那小娼婦麼？這屋子裡一隻狗走出去給人打了，我都沒臉，還虧你阻攔我不要去。他火不了是我府中的丫頭，就是太太說出這些話來，我尚要去請問聲呢！」便喝令雙喜跟著，急急的來至蘭姑房內。

媚奴抬頭，見紅雯氣生生的走進，明知雙喜回去說了什麼，他來淘氣的，使仍然坐著不動，且看紅雯怎生開口。紅雯見媚奴並不起身，氣上加氣，指著媚奴的臉，問道：「你既在府中多年，可知道主子下人的尊卑麼？我叫雙喜來取銀子，你不發與他，還要數說他，是何情理？我要銀子，自然有款目去用，你要問長問短的，不成我落己麼？即是我落己，只要開得出賬去，干你的屁事，也輪不上你來盤查我。究竟是太太叫你不發，還是你家奶奶叫你不發的？爽性明兒回了太太，就派你當家，豈不省便？」

媚奴聽了，立起身冷笑一聲道：「姨奶奶這話，是同我說的麼？你問你家雙喜去，他來也不說長短，即要銀子，我知道要什麼銀子呢？況且奶奶又不在屋裡，叫他去問個明白來，這也不為數說他。若早說出是公款用的，我早趕著送過來了。你問他，牙縫裡都沒有進出半個字來。姨奶奶若說到落己不落己的話，更外扯淡。銀子是府中的，真如姨奶奶說的，乾大家的屁事。這些話，沒說回太太，就是回老太太去，也不至殺下頭，問充軍罪。我也沒有說我是當家的，又沒去鑽謀這個差使，不過奶奶叫我幫著記數，寫寫賬。亦未曾有礙人家的眼目，吞吃人家的口糧，還遭人家妒忌麼？至於主子下人的尊卑，我怎麼不曉得？我是當丫頭的出身，不明尊卑，還是個人嗎？若一定要分什麼主子，什麼下人，主子也是下人做的，下人也可做到主子，什麼希罕的事！若是老爺同太太，他們才是生來做主子的呢！不叫人敬重，人都不敢不敬重他們。其餘柳木桌子，柳木凳，一般的高下罷了。」

紅雯聞媚奴句句含讒帶刺，說著自己痛處，直氣得面如紫漲，使勁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你這娼婦，有多大身分？竟敢挺撞我起來。我倒要問你主子去，是誰仗你的腰窩兒？」媚奴聽紅雯破口罵他，也將針線匣子往牀上一摔道：「姨奶奶，你的口內要清淨些，你見著誰是娼婦？沒有養著漢子，沒有和男主子睡在一處，都不怕人議論。我若是娼婦，人家也不見得不是娼婦，同是一般的人，一樣的身分，別要裝出主子的體面來，恐嚇我。這些旁枝兒的主子，我眼睛裡還沒有見著呢！」說著，便哭了，嘴裡也夾七夾八的亂罵。

氣得紅雯，直跳了起來，奔上去要打媚奴，被雙喜夾腰抱住。紅雯回手即亂打雙喜，喝罵他鬆手，雙喜忍痛，死也不放。

媚奴亦要追上來打紅雯的嘴，問他那「娼婦」二字怎生講說？對面幾乎交手揪扭，早驚動蘭姑房內兩名僱工女人，趕進來在當中橫著身子，左拉右勸。紅雯，媚奴又欲回去回明太太；正鬧的沒開交處，早有小丫頭們見他們鬧得大了，飛風去報信上頭。

方夫人忙帶了蘭姑前來，喝住兩人。方夫人道：「好好，你們竟要造反了，我這地方還配不上你們大呼小叫。究竟因什麼事情？」媚奴一面哭著，一面將前後情由回明。紅雯也搶上來，說了一遍。方夫人聽說，臉都氣白了，也不問他們曲直，先喝叫雙喜跪下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到底怎麼兩邊撩撥的，須從直說來，若有半字虛浮，先揭你的皮。」嚇得雙喜跪在地上道：「太太的恩典，這不干丫頭的事。丫頭並沒添說什麼鬼話，不過照直的兩邊說了，卻是我的口快。」

方夫人道：「我不問別的，只問姨奶奶可是叫你這麼去說的，還是媚奴造言生事？」雙喜道：「太太明見，這些話都是有因的，來者不善，答的有意。若問丫頭細情，姨奶奶同媚奴姐姐，話也多的很，丫頭一時記不清白。太太即將我活活處死，我亦只有這兩句話。丫頭何敢捕風捉影的亂嚼。」

方夫人聽了，早已明白，紅雯係有意去尋事媚奴，並非媚奴撒謊。又問道：「姨奶奶話是有的，媚奴回你的話，也是有的了。」雙喜點點頭，應道：「也是有的。」方夫人便指著雙喜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很不安分。即著姨奶奶心內有氣，叫你去取銀子，不許說是什麼款目上用的。你就該背著對媚奴說明，乃眾僱工夏季的月支貼費。媚奴見是公款，也不至不肯兌與你。縱然你不敢違拗姨奶奶，媚奴叫你問明白了再來，又說奶奶不在屋裡，不能專主，他亦是正理，並不曾歪派了你。你回房即說媚奴不好擅兌銀子，待奶奶轉來回明了，立刻送來，可不是兩邊皆沒的說了。你倒好，兩邊的話一字不漏，雖說不是你添造鬼話，卻是你搬弄是非，始末原由皆因你而起。本當重重處治你一頓，姑念一經問你，尚未抵賴，今日這責罰權寄在你身上。下次若再說話沒有輕重，不問好歹，信口的亂噴，被我曉得了，兩罪俱發，決不饒恕。你可從此要小心些。」雙喜應了聲，爬將起來，壓著嘴站在一旁。

紅雯見方夫人喝罵雙喜，句句皆是暗說的他。又見方夫人並未說著媚奴不好，心內大為不服，便說道：「太太別要冤屈了雙

喜，委係我叫他這麼說的。我想同是一家的人，還怕脫空了銀子麼？隨後再開明款目，給他登賬不遲。以前我給太太照料各事，亦有做過了才回太太的。媚奴若是曉事的，即該同雙喜過來，問個明白，也不見得我不告訴他。誰知他罵著雙喜回來，時語打狗要看主面的，我縱有不是，亦不應他借著雙喜發揮我，媚奴未免眼睛裡太沒有了尊卑，不知我是太太派著幫理家務的？他瞧不起我，即是瞧不起上頭的主子。我也自知心直口快，遭人家的忌。其實府中亦沒有多少事，有了奶奶一人經管，又有媚奴做著副手，也很夠了。趁今兒當面回明太太，從今我不問這府中的事了。我何苦強壓在裡頭，有礙人家眼目。今日是小為發作，不過挨一場罵，將來怨結深了，還要被人家算計，都難說的事。」說著，又回身指著雙喜，咬牙罵道：「都是你這下流該死的東西，帶累我受人欺負的。我叫你去討銀子廠你自然背了我，到這裡浪充什麼當家副手的排場，人家才不能容你的。」

紅雯尚未說完，早把方夫人氣的坐在椅上亂抖，一聲斷喝道：「你在這裡支派著誰？還是說奶奶仗著媚奴欺你，還是說我責罰雙喜不公？你說媚奴眼睛裡沒得尊卑，怎麼趕得上你，很懂尊卑的人？我在這裡說話，那裡派你指雞說犬的罵人。無論是與不是，都不容你插嘴。你跟我十數年，該深曉得我的性格，從不喜歡人挑三撥四的暗箭傷人。我豈不明白，你有心尋事媚奴。到底你如今是老爺的人，所以單責罰雙喜，存留你的臉面。你倒在我面前放肆，打罵丫頭，下發別人。我只問你，叫雙喜去向媚奴兌取銀子，又吩咐他不許說出什麼，媚奴自然不肯發給他，仍推到奶奶不在屋裡，不便專主，他也不算情理兼到的了。你反橫著心腸，前去與他吵鬧揪打，自家先失了主子體統，還爭競人家什麼呢？你說媚奴瞧不起你，此時你又瞧得起我麼？我知道你現今做了姨娘，不比在我身邊，很長了身分。你去問問人家姨娘，可似你這般沒有規矩？若說你不願幫著奶奶當家，難道府內的事，非你不可麼？我給你體面，才派你幫著奶奶照料一切的。從此就開除了你，也沒甚希罕。近來你各事很不安分，漸次好要爬到我頂上來了。想必因老爺寵愛著你，叫你這麼的，我倒要去請問老爺一聲。趁著此時你還未生下男女，不如開發你出去，你也稱心，我亦耳朵裡清淨。」方夫人便喝叫小丫頭子，到前廳請了老爺進來。

蘭姑見方夫人十分動怒，忙走上來笑著推紅雯出外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回房去罷。我家媚奴不好，少停我責罰他，再到妹妹那邊來謝罪。你說不願幫我當家，哎喲，好妹妹，我不曾得罪你呀！怎麼你為了媚奴，連我都惱了。府中許多事務，叫我一人怎生開發得下。再則妹妹你是明理的人，這麼大熱天引著太太生氣，你心裡也不安。」便連推帶拉將紅雯送出房外，又使眼色叫雙喜一同出來。

紅雯見方夫人動了真氣，要請小儒進來。他也懼怕方夫人當真要攆他出去。又知道方夫人脾氣，向來執一，說行必行。小儒各事，又順著方夫人性子，不敢違拗。便借著蘭姑推他出來，跑回房中，坐著生氣。自己原想捉弄他們的，反被方夫人這一頓羞辱，將來何以見人？直氣的哭了。使勁把桌上的陳設，一陣亂拋亂擲，又將雙喜惡罵了一頓。鬧了半响，和衣倒在牀上暗泣，晚間連飯都不曾吃。

蘭姑推出了紅雯，又轉身進來，笑對方夫人道：「太太何必動此大氣，有傷身體。他向來心地胡塗，隨口瞎說不知輕重。少頃我過去開導他，叫他到太太面前來叩頭。太太若此時請了老爺進來，反將這點小事鬧得大了。太太也犯不著又使老爺生氣。一，」方夫人歎了聲道：「並非我好自生氣，你親眼見著的，這般狂妄，令人難受。對我尚且如此放誕無禮，可知別的人更不在他眼裡。你來了多年，可有半句閒話麼？現在出了他這麼一個出色人員，將來府中內外人等紛紛效尤，何能處治？近日我冷眼看著，他益發狂的不成人樣了。睡至午正，還沒起身，不高興頭也不梳，大衣也不穿。這幾日，連我的早安都不來問。只有老爺進了他房內，隨即濃妝豔抹，有說有笑。夜間關上房門，噦噦喳喳的不知說些什麼？甚至四更以後，聽得他那邊房裡猶有聲息。那種下賤的行為及那浪樣子，實在難以入目，這也不必說了。早間你見寶珍和他不過取笑的話，可該他那般回答寶珍麼？他發作姑娘，即是發作的我。此刻又和媚奴鬧了起來，這件事本不怪媚、奴。雖說是自家人，媚奴有經手之責，焉能不問個明白，亂兌銀子？正是媚奴心細的處在。他即說瞧他不起，又與媚奴要交手揪打，被別人家聽得成何體面？人還要說我沒有家法呢！我目下悔之不及，大不應勸老爺收他作妾。早知道發出去配人，倒還乾淨。我只說他是我身邊長大的，比新買回來的人都要循規矩些。又因收了他，可替你服侍老爺這一番職任，誰知老爺都被他引誘壞了。若依我的意思，即時叫了他家親丁來領回，另行配人。否則發交官牙子，賣繳原價。那不過做的克毒些，也不怕老爺不行。惟恐知道情由的，深曉他十分不妥，萬難存留，猶有那不知道的，即要議論我不能容物，多分是正室怕偏房奪寵，故意借著這段題目打發出來的；將我捉拔他那一場美意，不要活活的埋沒煞了麼！況我們這般門第人家的姨娘，發出去另行配人，亦不大雅相。而今受這些無枉之氣，不是我自家害了自家麼！且又是我的丫頭，分外打住了我的嘴，難以啟齒。我若早知他這賤人不成器，牙縫裡出蛆，也不勸老爺收他做偏房了。我說這句話，人豈不要扳駁我，他自幼在我跟前，不知他性格麼？我因他不過生得伶俐，說話尖刻些，這也不算什麼壞處。那知他目下大為改變，將來尚不知鬧出什麼新聞來才罷。」蘭姑又極力從旁勸說，方夫人始漸漸氣平下來，扶著小丫頭回去。

蘭姑俟方夫人去後，便將夏季的月費、犒賞銀兩發出，叫新挑上來的飛香，喚那家丁進來，照數領去。因媚奴現在做了副手，一切伺候等事均派了飛香承管。蘭姑又叫上媚奴，切實的數說了一頓道：「前日我怎麼囑咐你，叫你切不可同他一般見識，累我被議論。縱然他各事占強，我既肯甘心忍受，你也落得不問。怎麼才兩三日工夫，言猶在耳，你即鬧出事來？又驚天動地的，使太太知道。幸而太太聖明，深知他有心欺負我這邊。倘或太太信他一面之詞，責罰了你，叫我置身何地？還要被他背後笑破了口呢！我因你尚明白懂事，才叫你幫我料理，我即可偷空到眾位太太處說說話兒消遣。又千叮嚀萬囑咐的比警你聽，恐你一時心內不平，生出爭論。饒不著你還同他鬧了，叫我怎麼放心走開，你倒不是替我的手，更添我一層記掛了。今日鬧已鬧過，已往不究，嗣後你若再鬧出閒言閒語，那可不怪我要回明太太，給你沒臉的。」

媚奴被蘭姑說得啞口無言，紅著臉低頭弄衣角，半晌答道：「奶奶說我，我不敢強。起先他來的時候，我也好好分割他聽，都怪雙喜說的不明白，亦不曾得罪他。後來他破口罵我媚婦，我方同他口角。奶奶明見，當丫頭的雖然微賤，這句話卻當受不起。」蘭姑道：「他破口罵你，原是他無理。好在太太已呼斥過他，算代你爭回面孔。太太又吩咐他，以後不許過問各事。設或他竟老著面皮，偏要夾在裡面問張問李的，不論什麼事，你下次都不要問，盡管發給他去。即是不應發的，你發了自有我承認，太太也不能說你，我都不抱怨你就是了。」

且說方夫人回轉自己房內，十分不快，即將套房門關閉，不准紅雯由他正房經過。「我見了這賤人分外生氣，可笑他而今連我都不服了」。晚間小儒進來，方夫人將日間的事細說，又問著小儒怎生處置，「因他現在是你的人了，不得不先問你一聲，別說我有心容不下他」。小儒聽了，一言不發，起身到紅雯房內，埋怨他太為過分。「怎麼太太你都衝撞起來，你不見奶奶來了這幾年，又生了森哥兒，還不敢違逆太太呢！若是太太真動了氣，要攆你出去，我可是阻擋不下的。你和別人爭競，情猶可原，怎麼同太太使性子？我勸你老虎頂上別要捉蒼蠅去罷」。

紅雯正在一肚皮沒好氣，又聞小儒說到方夫人若要攆逐，即難挽回。仔細一想，果然不錯。又見方夫人將耳門關起，分明是氣我不過，立誓不准我見面了。適才老爺說的話，必是太太同他說的。太太竟是明日翻過臉來，叫我出去，怎生是好？此時紅雯心內，反害怕後悔過來。欲要去陪方夫人小心，又沒有人來勸，我面光光的怎麼自家好走去呢？面上又不好現出悔懼的形色，豈不被老爺看輕了去。反夾耳連腮數說了小儒一番說：「我受了眾人的氣，又被太太一場羞辱，正無處叫屈，你也不問個誰是誰非，順著人家的話來抱怨我。我亦知道，在這府中難以出頭，不如死了，讓人一窩兒承受，倒還乾淨。」說著，又撒嬌撒潑的，捶牀拍枕痛哭。急得小儒連忙走過，按住紅雯口道：「我不過這麼說罷，亦是好意勸你，聽不聽事小，也犯不著又生氣。若被太太房裡聽見，明早更有話說。」即叫雙喜上來，服侍姨奶奶安睡。自己也寬衣睡下，復又婉言安慰了紅雯一番。

次早，小儒起來，到蘭姑房內，央他在太太前，代紅雯介紹，過去叩頭陪禮，免得彼此不好見面。蘭姑笑道：「叫我去做和事老兒，倒使得。你卻要說明了，還是怪太太不好，還是怪紅夫人不好呢？」小儒笑道：「人家正正經經的來央及你，你倒取笑人。」

我看都沒有不好，只有怪你不好，昨日不能從中解勸。」蘭姑道：「呸！好沒良心，這些話該你說麼？你去問問，昨日不是我勸著太太，只怕你那心愛的如夫人，還要多捱些沒趣呢！不然我也不至於從中苦勸，還碰了太太許多瞎釘子。一因是我房裡媚奴，引出來的事；二因我們現在是姊妹，那怕人家待我不好，我總要顧起面孔來；三因妹妹是你得意的紅人，過於受了委曲，你口裡說不出，我知你心裡怪痛的呢，我乃體貼人的心意，又瞧著你的面子，不能不勸一聲。昨兒你沒有說著，我即思量到今兒去勸妹妹，往太太那邊陪禮。誰知你走過來，反怪我，倒是我白操心。爽快做個壞人，不去勸他們和事，仍要挑著太太搜尋他的短處，不過前後領你怪罷咧，你又能奈何我的麼！」小儒笑道：「你是好人，你是真正好人。再沒有別的說話，可以奉屈去勸一聲兒了。沒見你事尚沒得做成，倒先居功自恃。倘然你說不和好，才與你算賬呢！」說罷，一路笑著去了。

蘭姑梳洗完畢，來至紅雯房內。先代媚奴告了不是，然後勸他到方夫人那邊謝罪。紅雯明知蘭姑是小儒央來的，猶自假意不行，被蘭姑再三勸說，始將機就機的應允，同著蘭姑至方夫人房內。方夫人才起身淨面，紅雯上前叩了頭，自己認了不是。蘭姑又代紅雯，說了多少悔過的話。

方夫人見紅雯親來認罪，究竟是多年主婢，情同母女，氣早消了一半，只說道：「你昨日那般目中無人的行為，仔細去想，可應該麼？尤其你更外不合。今兒你既知道自悔，我也沒有什麼的，只要你從此改過，不再犯昨日的狂病，就是了。」蘭姑見方夫人顏色和霽，便硬自做主，將通套房的耳門開了，又搜尋出若干的話來，湊趣說笑。紅雯亦慙慙小心的，伺候梳頭換衣。方夫人又叫他們一同吃了早飯。蘭姑見方夫人談笑如常，方同紅雯退出，各回房去。

少頃，媚奴被蘭姑逼著，到方夫人與紅雯房內來請罪。若論方夫人處，媚奴來與不來，原沒打緊。蘭姑因紅雯既叩過方夫人的頭，也叫媚奴到他房內走遭，使紅雯面子過得去。此乃蘭姑肯各事曲全，讓人的處在。紅雯無奈，亦隨後至蘭姑房內謝了。雖然彼此說明沒事，各人都懷恨在心。連方夫人由此看待紅雯都不同往日，遇事即與他是一是二的，不肯稍假顏色，生恐紅雯舊態復作，更難約束。

晚間小儒回房後，見眾人和了事，甚為歡喜，忙至蘭姑處，深躬大喏的稱謝不盡，又痛贊蘭姑善於調停。蘭姑笑道：「我也當不起你謝，只求沒怪我，即是萬幸。」小儒笑了笑，仍回紅雯房裡來睡。

次早起身，正欲去園子裡賞那露水荷花。見家丁進來，回道：「雲大人打發人來請過兩次，說立等諸位老爺同過去，有事商量。」小儒聞說，便出外邀了王蘭等人，更衣坐轎，來至督署。從龍迎接入內，見禮坐下。從龍道：「奉請諸位過來，有一篇好文字，請教一閱。」便在靴掖內取出，遞與眾人。王蘭道：「在田既自稱為好，想必是篇非常文字，我等倒要瞻仰。」即搶著接過展開，小儒等人也立起身，聚攏來同看。原來是紙奏草，折中從龍聲敘離鄉有年，祖塋祭田多半荒廢，急欲回籍一為修葺，又懇懇切切的請假一年等語。末後奉到諭旨，恩准給假一年，再行來京供職。

前番從龍迭次請假回籍，均未蒙准。所以此回俟准了他告假，才說與小儒等知道。眾人看了，皆向從龍稱賀道：「從來孝可格天，今上仁慈恤下，凡有孝思，無不俯如所請。在田此番錦衣歸裡，乃是一件極大喜事。未知擇定何日祭行？我們當來走送。而且又有一年之久的闊別，須要早為之計，大大熱鬧幾日。」從龍笑道：「請諸位過來，正為此事。別要你們煩神，我久經有了定見。都要待新任來接了手，方可起身，至速也有一兩月耽擱。我們即算一月的期限，由明日起，奉屈你們暫住荒署，每日我作東道，更翻花樣的取樂，以半月為率，那半個月，我即就教到園子裡，是你們公作東道。有此一月的暢聚，也可補那一年久別的不足。內子及尊夫人等，亦仿著我們的章程而行。諸位高見，以為何如？」

王蘭聽了，先拍手稱快道：「在田所議甚是，我們明日即搬了行李來，到你署內，終日大吃大嚼，有何不樂？改日你到我們園內，我們又是公分請你，每人只好派著一兩個日子，即此一層，我們便先占了便宜。」伯青笑道：「你們聽者香的話，怎麼這麼小器，是有便宜的事，他都爭先叫好。」引的眾人都大笑起來。又計議了一會，用什麼酒席，預備什麼玩意。眾人方辭別回來，即說與眾夫人知道。眾夫人聞說，亦甚為欣然。

次早，從龍又遣人持帖過來邀請。婉容，小鳳亦著了綺紅，文琴來迎請方夫人等。所去的是：方夫人，洪靜儀，林小黛，洛珠，江素馨五位夫人。蘭姑因府內無人，不便同去。巴氏等婉容也著綺紅請了聲，他們皆辭謝了。眾夫人俱帶著兩名丫頭，過去伺候。方夫人卻留下他房內補紅雯缺的大丫頭綠鶯看管屋子，又囑咐蘭姑各事當心。「若紅雯趁我不在家，有什麼尋鬧的處在，你都要耐著，待我回來再議。我亦知照過綠鶯，不許和他們鬥口」

恰好此日，賽珍回轉揚州。因甘露恩放山東遺缺知府到省，即頂補了東昌，寫就稟啟，差兩名得力家丁，回來迎接祖父，妻小同赴任所。甘誓聞次孫放了外任，大為歡悅，便鼓興要往山東一行。甘露的生父及甘霖人等，也只得陪著前去，遂寫信來通知媳婦。賽珍得了信，即要回去。方夫人因女婿得了外任，不便留女兒久住。清早先打發賽珍起程，眾夫人亦送至廳前，母女灑淚而別。俟賽珍去後，眾夫人方次第坐轎向督署而來。

婉容，小鳳聞報，同接出二堂，邀請入內。外面小儒等人，早到了半晌。少停，內外皆擺下盛席，賓主莫不歡呼暢飲。夜來，小儒等宿在外書房。方夫人等即在婉容，小鳳兩邊房裡，剪燭談心，無非敘說的別離景況，都要至四鼓以後方睡。帶去的眾丫頭，早有綺紅，文琴接待。

不提眾人在督署內住下。且說府中那一班沒有帶去各家的大小丫頭，皆因主人不在屋內，都放縱了。園子裡現在又無人居住，他們即三個一群，四個一黨，每日到園裡去閒逛。過了兩日，又生出許多枝葉，不是你和我夾口，即是他與他爭吵。雖有蘭姑在家彈壓，只有府內的丫頭尚懼他三分，其餘眾夫人房內的人，蘭姑也不便去問，他們亦不服蘭姑的約束。惟有雙喜不得出來，因方夫人臨行時吩咐紅雯，不可容丫頭們搬弄是非。紅雯見方夫人單單囑咐他管著丫頭，分明仍為的前事，心裡好生不悅，便賭氣終日坐在房內，連雙喜都不許離他一步。這半月中，若再鬧出閒話，即不干我房內的事，那時我才慢慢取笑呢！

紅雯平日是散誕慣的，或到眾夫人房內閒談，或邀洛珠，賽珍來抹牌著棋，晚間又有小儒在房裡說笑。此時忽然只剩得一人，又終日不出房門，悶懨懨的甚無情趣。雙喜見同伙一干姊妹們，鬧烘烘成群結隊，東跑西走的玩耍。雙喜今年才十五歲，還是小孩子家性情，分外眼熱。若是紅雯出去走走，他也抽空去尋這一干丫頭談笑。無奈紅雯由早至晚，杜門不出，把個雙喜悶的火星從頂門裡直冒。這兩日工夫，猶如兩年相似，比紅雯更加倍的煩惱。

這日，吃過午飯，紅雯在窗下抹了一會牙牌，又叫雙喜破了一個西瓜，取水來吃著解暑，餘下的即叫雙喜去吃。自己無精沒神的斜躺在一張螺甸穿藤大睡椅上納涼，半晌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。雙喜正立在桌畔吃瓜，聽得紅雯歎氣，便乘間說道：「姨奶奶，這麼大熱天常時睡著，又不大適意，恐要生病呢！偏生大小姐回了揚州，轟姨奶奶又同太太們到雲大人衙門裡去了。這兩日，我見姨奶奶益發寂寞，倒不如園子裡逛逛去，散散悶。延義亭面前那池子裡荷花開的真正好看，據說比往年又大又多。連日祝老爺，金大爺，柳五爺都不在園內，正好去看花，強如在這屋子裡，整日的吃飽飯納悶。好的多呢！別說姨奶奶近日不快活，連我被這兩天都悶慌了。」

紅雯聽雙喜一番話，說得十分高興，笑道：「你這鬼丫頭，要到園子裡去罷咧！我知道見一班同伙們沒了管束，每日約齊了四處玩耍，你的心被他們引神翻鬼跳起來。又因我在屋裡，你不便走開，卻用這些鬼話來攪撥著我。我若不去你豈不要怨恨麼！好說張三不行，拖住李四的腿了。說不得我陪你姑娘走一趟，倒別要把你悶出病來。」雙喜亦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別折煞我罷，怎麼說陪起我們丫頭來，可不是天地反覆了。」說著，便開了鏡奩，讓紅雯勻面掠鬢，又取過衣裙服侍紅雯穿好。雙喜也換了衣裙，隨紅雯開了留春館旁耳門，向園子裡來。只因紅雯信了雙喜的話，一時高興，到園內閒逛。那知引出一件大是非來，幾乎性命不保，要知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